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豆棚閑話 第九則 漁陽道劉健兒試馬

金風一夕，繞地皆秋。萬木梢頭蕭蕭作響，各色草木臨著秋時，一種勃發生機俱已收斂。譬如天下人成過名、得過利的，到此時候也要退聽謝事了。只有扁豆一種，交到秋時，西風發起，那豆花越覺開得熱鬧，結的豆莢俱鼓釘相似，圓湛起來，卻與四五月間結的癩扁無肉者大不相同。俗語雲，『天上起了西北風，羊眼豆兒嫁老公』，也不過說他交秋時豆莢飽滿，漸漸到那收成結實留個種子，明年又好養生。這幾時秋風起了，豆莢雖結得多，那人身上衣服漸單，肩背上也漸颯颯的冷逼攏來。那有家業的，衣服整備，只要開箱取出穿上，登時溫暖。那些游手好閑的，風來風盡，雨來雨盡，瓶中尚無隔宿之米，身上那得禦寒之衣？四下裡沒處擺佈，未免就起一個無賴之想、不良之心。小意思，逞著自己一身伎倆做個掏摸，隨著造化，偷得或多或少，也有幾時口嘴肥甜，還圖個僥倖，不到那敗露之日。那大意思的，就去勾合了許多狐朋狗黨，歃血盟心，買了些刀槍弓箭，聚在一處，預先打聽得某家豪富，某家殷實，某家有備，某家無備，或乘月黑風雨之夜，或乘人家忙倦之時，帶著火草、軟梯，爬牆上屋，劈門挖洞，大聲發喊，逞著雄威，持著利刀，捉住財主活逼獻寶，口氣略鬆些，便綁縛起來，或將弓弦捎？，火燄炙烙，不論金珠緞匹、器皿衣服，裝拾包裹而去。倘遇外邊風聲緊急，即便放起火來，奪路而走，揀個僻靜所在，贓物照股均分，一時星散。這些勾當，全憑時運撞著為數。有劫得金銀寶貝的，有劫得破爛衣服的，也有用了許多氣力，一毫不曾拿得、反被殺傷捉獲的。一文錢不曾沾手，一碗麵不曾下肚，到問了已行而但得財，不論首從皆斬之律，本等清清白白一個百姓，把這條性命骯髒髒葬送去了。這都是日常間不遵父母伯叔之教，不聽弟兄朋友之勸，終日遊花開賭，口嘴吃慣，身上穿慣，手裡用慣，氣質使慣，以至到這田地。

難道祖、父生將下來限定乾這勾當不成？所以人家子弟從小就要擇交，遇著憊懶的小廝，不可容他近身。難道小子就有甚麼行害著他？但是孩子家心性不要容他，習學慣了，也是防微杜漸之意。在向下在京師住了幾年，看見錦衣衛東廠，及京營捕盜衙門，管著禁城內外地方，奉旨嚴緝賊盜。屬著錦衣衛東廠的，叫做伙長檔頭，俱是千百戶官兒出身。屬在東西南北中五城兵馬司的，叫做番子手。逢著三六九日點限比較。若官府不甚緊急，那比較也是虛應故事。如地方失事，上邊官府嚴追，不消幾個日子，那盜賊一一捉將來了。卻象甕中捉鱉，手到拿來，不知甚麼神通。

偶然相會一個番子，無心問請著他，那番子到也口直，說道：『這強盜多沒有真的。近日拿來的都是我們日常間種就現成有的，所以上邊要緊，下邊就有。』在下一聞此言，不覺十分驚駭，道：『怎麼盜賊也象瓜兒菜兒種得就的？』那番子道：『我們京城裡夥伴不下萬人。日常裡伙長檔頭出些盤費，吩咐小番子三兩個一伙，或五六個一伙，走出京城四五百里之內外，到了村頭鎮腦，或大集大會所在，尋個庵堂寺觀居祝逢著賭場妓店，挨身進去，或幫襯捉賭，大手花費，妝著光棍模樣，看得銀子全不在心。逢人就拜弟兄，娼妓就拜姊妹。自然有那不肖之子親近前來，日日酒肉，夜夜酣歌。遇著有錢的子弟，乘空就騙他的錢財；無錢的小夥就拐來做了龍陽，到處花費。看見他身邊沒了銀子，故意哄他輸了賭錢，人人與他吵打，然後伙中替他代應。自從得他應了銀子，只當這身子賣與他的一般，過了幾日變轉臉來，要他本利算還，卻無抵手。一邊就挽幾個積賊，暗地哄說銀財便利，手到拿來。不知不覺，勾到空閑之處，做了一帳兩帳，手便滑利，心便寬閑，吃得肥肥胖胖，也就像個好漢。設或比京城上甚處失事，比較得緊，即便暗地捉他頂缸。雖然贓物不對，說不得也冤屈了他。那些小夥子亦拚送這條性命，絕無怨心，所以綁在法場之上還要唱個歌兒。正經那大夥打劫人的本根老賊，到在家中安享，每月每季只要尋些分例進貢他們。若把本賊緝獲盡了，這班番子檔頭所靠何來？』這都是京城積年的流弊，惟有番子心裡知道，外邊人卻不曉得。如今在下再說一個少年，沒要緊聽信人一句說話，到底躲閃不過，把個性命輕輕送了。這人姓劉名豹，住在順天府遵化縣地方。父親叫做劉蓋臣，萬曆庚子科舉人出身，初任淮安府山陽縣知縣。宦囊居積也有一二萬金。只因居官性子傲僻，臨民苛刻，冤死多人，後來昇了工部主事，吏部大科考察，處了貪酷，閑住在家。妻妾五人，止生此子。平素驕養壞了，到得十五六歲，父親風疾在家，起身不得，家中用度出入俱付此子經營。始初年紀不多，不過在家使些氣質，逞些公子威風，打大罵小，卻也沒甚破壞。不料交十九歲上，其父一命歸陰，嫡庶之母日常威服下的，不敢喘息。卻就有許多惡少拜結弟兄，誘嫖，誘賭。家中跟了僮僕二十人，兼著幫身蔑片，將槽上馬驟就騎了三十來匹。或上京城，或到通灣，或到天津，處處自有那等吃白食、挨幫閑的朋友招接，哄著劉豹放手費錢。若只用在婊子門中到也有限，那知做了嫖客，就做賭客；若只自己輸錢也還有限，那知自己輸了，幫客又輸；若是幫客果然輸的，代他清償也還有限，那知自己真正輸了，那幫客假裝作輸，這就沒清頭、沒底止了。所以出門的時節，皮箱匣中帶了幾千兩銀子，不夠十餘日，潑撒精光。一面寫信回家拿來接濟，一面又等不得到手就將馬驟爛賤准折去了。可憐一個潑天的傢俬，不上三兩年間蕩廢淨荊蓀庶之母無計挽回，未幾兩年，俱氣死了。止存得僮僕三人，卻也終日挨飢受餒，別處逃生。剛剛剩得一個本身，流來蕩去，親眷朋友俱已深惡痛絕。一日，聞得薊鎮乃古漁陽地方，添設一個總督團練衙門，增了五六萬兵馬，人煙湊集，貨物俱齊，好不熱鬧。遵化與薊州相去止隔得七八十里，那劉豹思想起來，本地並無一人憐惜，只當個客處他鄉一般。如今看看清晨至晚一碗稀粥也沒處搜尋，不若忍著空肚慢慢的挨到州裡。或者有人推我向日情面，東邊西邊挨頓飽飯也不可。思量已定，即刻抽身出了城門，望著西邊州裡大路迤逦而行。也是劉豹命該交運，也是劉豹合該倒運。走不上二里多路，卻遇著一個熟識的人，乃是三五年前在天津衛城裡薛鴛子家的嫖客。身子生得長大，有些膂力，總督看他模樣雄雄糾糾，是個將材，又當用人之際，就賞他做個紅旗千總。各處招人，尚無頭緒，無心中坐在馬上，劈頭撞著，仔細看了一會。劉豹也覺有些熟識，把頭臉伴伴低著。那馬已走過了一段，仍舊勒將轉來問道：『那走路的可是劉兄麼？』

劉豹聽見，躲避不過，正在落寞之際，巴不得有人問他。他也便抬頭答道：『小子便是。』那人即跳下馬來，唱了一喏。問道：『劉兄，你如何到這田地？』劉豹道：『小子向日不才，淪落至此。』即問那人姓名，那人道：『你彼時豪華灑落，正是欲頭上富貴之人，原也不知我的姓名。小弟姓李，名英，號定山，山西太原府人。當年在天津薛老鴛家相會，不覺又五年了。看你光景象個支撐不來的，不若同我到薊州住下。若識得字，就在我營中做個字識，若有力氣，就在我營中補名月糧，寬住幾時，再與你漸漸圖個出身。只要悔改前邊過失，況且年紀不多，正是日出之光，守定程墨，依著本分做去，將來未可料也！』即喚伴當將後邊一匹空馬叫他騎上，竟往薊州進發，跟到營裡住下。

李千總即尋幾件衣服與他穿了，酒飯與他吃了。不上半月間，也就居移氣，養移體，依舊成個精壯子弟模樣。那知這種人犯了漂流的命運，吃了飽飯便生出事來。遇著三朋四友扯去店上，大肆嚼作。始初人也憐他，不要還席。及至過了月餘，李千總把個空糧名字頂上，待得月糧到手，等不得天亮就去請人還席，不上半月都費去了。李千總道他有了月糧使用，別項衣食也就不來照管，卻仍舊窘迫得沒奈何。一日正睡在冷草鋪中，大聲嘆氣道：『我劉豹直恁荒涼得手裡一文也無，不如尋條繩子，做個懸樑的蘇秦；一把青鋒，做個烏江的楚霸，到也乾淨！』不料隔壁房裡也住著一個營裡家丁，叫名黃雄，遂接聲道：『老劉，老劉！莫要長吁短嘆，攪我睡頭。可過我房裡來，指引你一條好路。』劉豹信是好話，即便跳起身走將過去，聽他說些甚麼。黃雄道：『我看你又不姓，又不跛，又不聾，又不瞎，雖在這個營裡掛名月糧，那裡夠我們好漢子用度的？』

一般我們當家丁，也只這些月糧。那早早晚晚的花費盡多，也還靠些別處來路，方得夠用。』劉豹聽了此言，卻是丈二長和尚，摸頭不著。再三請問，黃雄道：『你這癡人！何須細說，難道我們帶著純陽呂祖的指頭不成？只要臂膊上彎著一張弓，腰胯裡插著幾條箭，一馬跑去，隨你金珠財寶都有，任你浪費。』

只要投在營裡，依傍著將官的聲勢，就沒有人來稽查了。如今眼面前穿紅著綠、乘輿跨馬的，那個不是從此道中過來？』劉豹道：『我心裡早已有這意思，只是沒有這條腿，奈何？』黃雄道：『滿地是腿，那一處不尋條來？不難，不難。我的馬這幾日該

操，卻是不空。中右營有個弟兄的馬尚未該操，卻是空的，待我說了你就好與他借騎。」劉豹耳躲裡聞了此言，心裡想道：『目前這班好漢果然囊中銀錢便意，衣服鮮明。若非從此道中來，卻是那裡來的？』一時也不敢認是好話，遽然應承，就與黃雄別道：『承老哥把這話開示我，我曉得乃是要呆子的。』

萬一聽了這句沒來頭的話，設使那人依了做去，日後被你挾制著。倘不依你的性兒或是不滿你的心願，在人前露些不幹不淨的話頭，我這一生一世只好做你名下的貼戶也不夠了。不去，不去！」口裡雖把幾句乾淨話兒回覆，也是劉豹的賊星照了，一時發露的乖處。恐怕遽然應允這勾當，被人知道，不當穩便。口裡一邊說，腳下一邊走，仍舊歸在自己窩輔。把房門撲的一關，嘆口氣道：『我道你有甚麼好話說！卻原來是哄我的！』

睡倒連聲嘆氣。黃雄又道：『癡小子，明明指你一條道路，不肯信我！只怕日後我們乾得勾當興頭，你又在旁看得眼熱，到反說三道四，漏泄風聲，那時你的性命就不保了。』劉豹又賣乖道：『老哥！你怎麼又把這幾句利害的話恐嚇著我？你也不是疑我的心腸轉來疑你，卻只是要哄我信這話兒，上那條路去。』

我有主意在肚裡，不要哄我！」說言未畢，天已大亮。即起身走到李將主宅內聽候指使去了。黃雄自言自語道：『這小子口裡雖如此說，心裡卻要做的，恐怕我日後挾制著他，到說這不做的假話。如今邊關上兵馬用得多了，處處行人俱帶著腰刀弓箭，一時落巧幹些勾當，卻也偶湊不著，正要勾合這小子上路，做個幫手，他又假惺惺說那白地上撇清的話！如今安心牢籠著他，畢竟誘他上這條路上。』過了半月有餘，又該領那月糧之際，劉豹指星望月：到手要做一件夾布箭衣，身面上也得光鮮。

不料走到衙門鹿角邊撞著一個醉漢，姓朱名龍，綽號叫做紅臉老虎。平素最是無賴，仗著有些氣力，晦氣的撞著他，定要破費幾錢。極不濟也要吃個醉飽方肯放手。這日劉豹候著本官尚未開門，不期被朱龍著實打一鵝膀。

劉豹猛然驚起，也就還他一拳，嚷道：『你吃酒放在肚裡，如何把個臂膊？地打我一下？』那朱龍斜著眼睛看，道：『你這小子為何穿我袍子不還？』劉豹道：『我與你並無半面，此言從那裡說起？』眾人齊近前來折解，對著朱龍道：『想是你醉後誤認了人？』朱龍一口咬定不差。眾人俱曉得他的舊規，任他結扭做一堆，沒人勸解。少刻，只見黃雄走來道：『朱哥，這個後生是我的兄弟，千萬看我分上，放了手罷！』劉豹實要與他並力打鬧一場，到為黃雄說了這話，只得放手。旁邊又有幾個人將話兒煙著劉豹道：『你在營中吃糧，難道朱哥也不曾認得？適纔即有些得罪你處，你也不該就舉手回拳。雖朱哥不受你打，你也是得罪的了。』劉豹聽了這話愈加氣忿，卻不知眾人為何護庇著他。黃雄道：『劉兄弟，你不要動氣！如今好歹陪他一個禮兒，且到鋪中坐著。你快回去收拾幾錢銀子來，若一時不便，就是衣服到印子鋪裡押幾錢來亦可。』劉豹聽了此言，爽利口也不開，眼見得身無半文，憑他發付便了。

黃雄道：『想你身邊沒得擺佈，不然把一月份糧，頂與別人，胡亂消繳罷了。』眾人俱如此說。劉豹是初入營頭的，不知其中有何忌諱。大家俱讓著他，沒奈何只得將月糧指名揭了六錢銀子與他，按日加一起利，不兩日間月糧屬之烏有。劉豹仔細打聽，原來朱龍乃是本官的舅子，又是宗室出身，所以人人讓他一分。但是不尋別人，偏偏尋著劉豹，恰好又遇著黃雄解勸陪禮，這明是黃雄懷著歹心，故意使他顛倒破費，不容他身邊積攢一些。後來劉豹猜破，也就懷個念頭算計黃雄。日日晚頭到他房裡說話，早間同他出門，情意甚篤。一日黃雄感冒風寒，本官處告假在家，那馬放出城外吃草。

劉豹覷個落空，只說『明日有弟兄央我到兵道衙門過隊，要借黃哥號衣鞋帶一用。』黃雄正在煩躁之際，就應允了，並那壁上掛的方箭撒袋也除在手裡。一面將鞍轡悄悄運出城外，不到天亮，就在城外把馬備上。一兩個轡頭，走了七八十里，到了三河縣邦均店地方，在個黑樹林裡閃著。不多時，只見一個骨瘦老者騎一匹大叫驢，身下坐著一個被囊，覺得有些沉重。

劉豹認道是個鄉間財主，囊中有貨。一馬躍出，裝著西人聲氣喝道：『下來快送些盤纏與老子！』那老者不慌不忙，拿著鞭梢指道：『盤纏到也夠你用了。但我年紀七旬有餘，不要驚嚇，待我慢慢下了牲口，你自過來取去。我兩臂軟弱，實提不起來。』

劉豹信是實言，果然在馬上側著身子向驢背取那被囊。不料老者一手做個千金下墜之勢，把他拉倒在地，鞭乾中抽出一把鋒利尖刀，指著罵道：『乳臭庸奴！老漢在漁陽道上往返五十餘年，不知結果多少毛賊！將視我為雞皮老翁可嘆那！』言未畢，即欲將刀挖那兩眼，劉豹大聲哀告道：『小子有眼不識！原不敢作此行藏，只因八十老母抱病臨危，無計策救，勉強行之。』

不意冒瀆天威，乞求饒恕！」老漢道：『齷齪小子，不足污我之刀！只剝你兩指以警將來。』彼時劉豹正在危急之際，只見林內又一馬躍出。馬上坐著一位雄糾大漢，黑面紫髯，說道：『老翁處之非過，但他為著母病一語似屬可矜。若去兩指，則終身不復贖矣！』袖中出銀五兩為老漢壽，即請問老漢姓名。

老漢以一笑謝之，不受其金，亦不言其姓名。止將營馬烙印馬尾刀割下來，馬亦負痛奔回原路，老漢上驢，昂然而去。劉豹起來拜謝大漢，大漢道：『我有空馬在後，你快騎上，少遲便有番役至矣。』劉豹著忙，坐了空馬緊緊隨著大漢而行。大漢道：『我輩馳騁於邯鄲道上，已念餘年。凡有舉動，必先從發脚處聽聽著實，窺其護從，尾其後者；沿途又有四五人扮作商旅，三十里一換，或五十里一換，同其歇宿，使之不疑；然後於中途一矢加之，無不應弦，拱手從命。若如此冒昧向前，未有不敗者也。今已到柏鄉縣，與漁陽隔絕千里，諒沒有人知覺。』

遂引入一荒僻古寺佛座之下，取出元寶四錠、碎銀十兩與之潛歸。但云：『汝善藏之，母病尚可藥也。』劉豹脫下裡衣包裹好了。正待叩謝，清問姓名，大漢騎上馬，牽著空的，一溜煙不別而去。劉豹得了元寶，悄悄的變易做村莊下人，也不敢回到薊州居住，直到永平府遷安縣地方。始初代人耕種，過一二年漸漸置起田田。自知僥倖全身，改過前非，做個莊家百姓。

就近娶了一妻，將就過活不題。卻說那營馬被老漢割去尾印，飛奔回營。邦均店地方得知此事，具一報單，各衙門登時知道。薊鎮總督即批守道查報。那老者拿了馬尾烙印也到道里報了。

即時查出，乃是黃雄的馬。黃雄卻在病中，推個不知，只說劉豹借去騎的。那劉豹又拿不著，黃雄也推不去，只得代他認罪。

申詳總督，把黃雄依律問罪，立刻梟示。這也是黃雄立心不善，反累其身的報應了。再說那劉豹避居遷安地方，做個守分百姓，也是改過自新的人，上天也該恕他一分。那知這年遇著大旱，苗地俱如龜背裂開，秋成無望。只要喚些長年漢子開墾一番，還有指望。不期人工忙促，沒處尋覓，忽然鎮上遇著十餘個鳳陽府點來築修邊牆的班軍完工回去，原是空閑身子。劉豹叫他趁工幾日，照例算錢，那一伙班軍也就應允。不兩日，地上開墾完了，都到家中等算工銀。

劉豹一時手頭不湊，把廚灶下埋著當日剩下兩個元寶，悄悄乘著月夜掘出，將些炭火燒紅，鑿開來。不意那些班軍聽見鑿銀的聲，爬起屋簷，望見大錠，眾人就起心擁將進去，一罟而取，不知去向。劉豹也只得嘆幾口氣，正所謂『得之易，失之易』也。不題。卻說班軍得了這兩大錠，喜喜欣欣從真保等府將到汴梁地方，眾人卻要照股分用。無計布擺，大膽走到鐵鋪鑿開，卻遇著一班捕役，挨身進去問道：『鑿開要虧折四五錢，何不到我鋪中換些碎銀，分使兩便？』眾人就攜了元寶，跟著捕人，走到一個大宅子內。接取元寶一看，認出字號，大聲叫道：『拿賊，拿賊！』倏忽走出二三十人，把這伙班軍鎖鏈起來。原來這元寶乃是三年前江西差官解的金花銀兩，在汴梁城外被大盜劫去，至今貽害地方官民，賠補未完。獄中雖捉了幾起大盜，卻不是這案內人犯。至今捕役監禁，三日一比，卻無原贓。今日錠上印鑿分明，有何疑案？一伙送到大梁守道衙門，那些班軍大聲喊冤道：『我們俱是築修邊牆班軍領來的鹽菜銀兩。』官道：『你們雖是班軍鹽菜錢糧，彼處零星分結，那有大錠的？況且這宗錢糧尚未解到，如何有得發出？』用起刑來，然後將那遷安劉豹家中劫來情節一一招出。守道就申文撫院，撫院即移文薊督衙門，差人登時押往河南質對。

劉豹將從前試馬及大漢相贈之言從頭訴說，一一備入文內，沿途撥兵護解。行至順德府地方，忽然遇著大漢半醉單騎而來，劉豹上前泣訴始末。眾人聽了，就曉得是劫元寶的大盜，向來四下追緝，無處蹤跡著他。內中一人乖巧，滿口稱贊：『好個豪俠！萍水相逢，能救人性命，反又贈他銀子。今日他自己遲蹇，到此敗露。你這種高義甚是可敬！』眾人要請他店上敘情，大漢推託。一人乘其空隙，用力將那馬腿一砍，倒墜下地。一齊用力上前就把大漢綁了。地方人道：『你們雖拿住他，卻要謹慎。倘有風聲漏

泄，不上三十里就有追騎搶奪，連你們性命亦不可保！』一人道：『我們有個處法，此賊害人多矣，不便遠解。若綁縛少鬆，就要脫去。將他顛倒綁在馬上，用小刀把他穀道錘割出來，再用繩子拴在樹上，把馬一鞭揮去，馬跑腸出，我們豈不放心快意！』眾道：『有理，有理！』如是而行，割下頭來，丟棄五六里之外，始終無人知覺。

然後把劉豹解到汴梁，一一承認。問了不待時的死罪，方結這五六年劫鞘公案。那前邊錯拿的，已死過了一半，其餘因其無贓，盡行釋放。可見天地間非為之事，萬無沒有報應之理，劉豹少年孟浪，正當危急，忽遇李大漢片言排解，憐其母病一言，即贈之金，令其速遁。藏之五六年，廚灶之下，神鬼不知，可謂密矣。偏偏遇著鳳陽班軍，乃於夜半鑿銀聲一朝漏泄。李大漢二十年邯鄲道上惡孽多端，偏在救人施惠之際，卻好途中遇著劉豹起解而來，畢命於群解之手。前邊黃雄設心不善，早受冤誅。天道報施之巧，真如芥子落在針孔，毫忽不差。可見人處於困窮之時，不可聽信歹人言語。一念之差，終身只在那條線上，任你乖巧伶俐，躲閃不過，只爭在遲早之間。天上算人，好似傀儡套子，撮弄得很得好不花簇哩。眾人道：『我們坐在豆棚下，卻象立在圈子外頭，冷眼看那世情，不減桃源另一洞天也！』

總評古來天下之亂，大半是盜賊起於飢寒。有牧民之責者，咸思量弭盜。鉛槧家揣摩窗下，誰不把弭盜尋些策料？也有說得是的，或剿襲前人，或按時創論，非不鑿鑿可聽。然問策答策，不過看做制科故事，孰肯舉行。及至探丸滿市，萑苻震驚，乃始束手無策。坐視其潰裂，而莫可誰何。甚至開門揖盜，降死比比，卻悔從來講求弭盜有何相干。嗟乎！此迂儒懈弛之禍也。到不如道人此則原委警切，可醒愚人，可悟強橫。大盜無不歐刀，王章猶然星日。真是一篇弭盜古論也！